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长篇小说

les confessions

忏悔录

(第一第二册合订) 上海三联书店

[法] 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著
章独译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长篇小说◆

les confessions

忏悔录

（第一第二册合订）

〔法〕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 章独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忏悔录 / [法] 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著; 章独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5837-1

I . ① 忏… II . ① 卢… ② 章… III . ① 自传体小说—法国—近代
IV .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0552 号

忏悔录

著 者 / [法] 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译 者 / 章 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500 千字

印 张 / 3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837-1 / I·1210

定 价 / 14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法」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著 章獨譯

懺悔錄

(第一冊)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初版

吳序

大凡一個理智與情感都豐富的人，必定將宇宙萬物，都關到心上來，要想參透他的究竟，重估他的價值；並且貿貿然就拿出自己的主張。盧騷也是這麼的一個。不過他不曾像許多哲學家，去拿了宇宙大問題，想探討一個大原則。他在宇宙萬物中間，無端偏重了一個人權的小問題，大膽的斷定了人權天賦，倡出了一種民約的學說，逼着把盧騷以前的政治，生出根本的搖動；還影響到盧騷以後的社會，間接的發生大變化。所以他雖沒有較多的年壽，可成就他再去探討宇宙的大原則，也够說得到有一個小小的貢獻。這是他理智與情感都極其豐富的結果。但是他的成就，我想他並不會十分自足。他止相信他有這個大膽，敢於倡他的學說。他懷着的心願，覺得還要複雜，還可以確當，必定會弄到他的學說，堅決地主張出來，毫無遺憾。他一方面卻又覺得用人類的年壽，要與宇宙真理，去拼性博命，互相拆穿，終究是不可能。因此他要把他的學說，表出是他誠意的見到，據他看來，確實如此，並無一毫虛偽的騙人，要把自己相信不過的，倒強別人去相信。有這個使人了解的心願，就不能不多給別人以參考品。而最重要的參考品，就是盧騷自己一個整

個兒的人了。先把他自己整個兒的人，用毫無虛偽的敘述出來，公開了給與參考的人們。這有兩個暗示：一是見得盧騷敘述他自己的人，是沒有遮攔如此，那就由這個人寫出來的學說，也望相信他是毫無遮攔。二是倘使別人要問盧騷怎麼樣會倡出他的學說，那就叫你看他一生的曲折變動，所以便倡了他那種學說。他作懺悔錄的意思，就於二者之外，毫無餘蘊。不可因為他取了懺悔的名詞，用臭牧師的揣測，說他有贖罪的意思；更不可用村學究的面孔，說他要把懺悔過的，叫後人來懲戒，或來仿效。這是失了盧騷作此書的意思，也便失了吾友章先生譯此書的意思。章先生也是一個理智與情感都豐富的人。他雖還未有大名如盧騷，因為他還在那裏經過他自己懺悔錄的上半部生活，不會到成就什麼固定學說的時候。那麼盧騷的懺悔，到底懺悔些什麼呢？我想他是懺悔他不應該倡什麼學說出來，麻煩別人。又懺悔既倡了學說，不應該不把這個倡學說的人，赤裸裸的敘述出來，見得所以便倡了他的學說。除此以外，最好就不許我們再加半個字的批評。我們讀過盧騷學說的，就大家來看他這個人，活像看你的朋友，看你的親戚。看完了，說聲：「原來如此，這個就是盧騷，也就罷了！」

中華民國十六年年尾吳敬恆

蔡序

我們讀書，有兩法：一是取材的讀法，讀了一本書，把我們所需要的材料取得了；就是著這本書的人，還著了許多別的書，可以不問著書人的品性與行爲，也或可以不問。一是尙友的讀法，讀了一個人的著作，覺得是他人格的表現，受了很深刻的影響，非把他完全的人格認識了，不能滿意；於是不能不考究他的生平了。要考究著書人的生平，憑他人所作的傳記或年譜，不及自傳的確實，是無可疑的。章獨先生是尙友盧騷的，所以最愛讀盧騷的懺悔錄。又想到盧騷學說，影響於中國青年的思想很深刻；青年中要尙友盧騷與自己同感的，一定不少；所以把懺悔錄詳細詳細的譯出來，不但句斟字酌，一點不肯含糊；而且書中的固有名詞，都註明來歷，可以省翻檢他書的煩；這真是我們一般讀者所應該感謝的。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蔡元培

譯者序

盧騷名讓嘉，生於瑞士日來佛，他這個人，我們中國人知道他的姓名的人，在一般人裏，自中華民國出世以後，恐怕是逐漸增加了。因為曉得世界上有所謂民國，就是由於他的一本民約論的來源；所以中國人除了注意過他的人以外，大概只覺其是個哲學家。要知這個稱號給他卻是不大夠的；因為他實在是個天生不受絲毫壓迫的革命家，同時又是科學家，文學家，教育學家，藝術家，現在我們來將他這幾個稱號，名實相符的證明一下，我說他是個天生不受絲毫壓迫的革命家的話，除了有民約論證明以外，再請看這本書之後，便可明白。證明他是科學家的，有他著的植物學辭典，以及在法國蒙白里大學當教授的事。證明他是文學家的，有文學史說他是浪漫派的始祖。證明他是教育學家的，有教育學史上說他那部教育論，一直到此刻都承認在自由教育上是最切實的學說。證明他是藝術家的，有他的音樂辭典，他的樂譜，以及他關於藝術上的著作與事跡。就這一點兒，勉強總算是說明了他的思想與學力。現在再來說他的這部懺悔錄是本什

麼書。

這本書名是叫懺悔錄，其內容，其價值，實是無可比倫的一部書，盧騷自己說牠是一部良心的歷史 (L'histoire de l'âme)，所以就由他自己用了這個名稱表明了這部書罷。現在我卻要找一個名稱來表明他作這部書的行爲，以我看這簡直是一種『超人的表現』 (L'apparition de Superhomme)，人們或者以爲我說得太無邊際了，所以我應稍詳我說這話的理由。超人的事實，以進化說，本來無時不見有超人的現像，就以與盧騷同時而受他影響的，一位不大知名的朋拉兒先生，就說過一句超人的定意。他說：『超人就是超過人的能力與生業的人。』現在我敢來添一句：『掃除了人的一切污點的人。』至於超人的形像，將來進變到如何形式，我們有見於人類進化的遺跡，只好說：等我們死後尸體的細胞，由他次第一個一個的化生，一直化生到最末一個的時候，或者可以得見，現在卻不敢妄說。反此，我們看了人的腦筋，因其受了感觸，像蜘蛛網絲的從裏邊抽出來的進化絲條，日見其長而複雜了，這可說是件不可掩的事實。因之竟敢斷定一句：將來的超人，便是用他的科學與藝術，滿足他的需要與願望，掃淨人的污點的行爲，那時他

看我們今日的人，就與今日我們看狐狸豺狼一般的兩足圓毛動物系了。所以我敢說盧騷作這部書的行爲，是超人的表現。此外，再來一說盧騷及他這部書的影響。

盧騷的著作的影響，質言之，便是他的影響，最顯著的就是世界所有的共和國，都要算是受他的響影，若稍細一點說：雖一般哲人文士所受他的影響，其數更無窮盡，但大概而論，以德國往代的哲人，竟幾全受其薰陶，如康德，葛德，希勒，俄國的陶斯泰，則枕邊常置有盧騷的書籍，至於專言本書的影響，最明證的有：葛德的我的生活，陶斯泰的懺悔，克魯泡特金的自傳，這皆是受其影響的實證。以共和國而論，中國人已算是受其政治理想的影響，然而就中知其是個如何人的，恐怕還是極少數，有人說他作懺悔錄是自誇的行爲，不知盧騷一生的著作，從未由他自己出版過的。因此人們若對於他的爲人，要想知道，以及自己相信是要向超人路上走的人，都請耐性點將本書一讀！不過，我們讀到他說他的缺點的時候，卻不好用中國人的口頭禪，自卑而圖隱自污的說：盧騷「尙有此缺點，何況我輩呢！」讀到他的長處，便說：「我非盧騷，豈能作到呢！」那末，不獨他的本意未得了解，連那超人之路，更非我們所能夢想得見了！人們若是看到文字的費解，那

是譯者責任，至此便不得不略說翻譯的問題。

我翻譯這書，最初是研究法文起首的，過後因為興味漸濃，便不忍放棄，於是就翻成了這本書的。談到文字與譯才，我是極無能力的一個人，加以盧騷的文章的艱解，是世所共知的，試想以這件精細的工作，給了一個無能力的工人，焉得有好品出來罷！所以其中的錯誤必多，我說這話，並非有意自抑求揚的說法，實在是我的能力如此，若是有人願意指教，甚或至於指責，那真是我所求之不得的師友。我用譯的原書，是法國大學院一八一九年印行的藏版。所有名家雕刻的插畫，悉照原書，想使國人得見往代法國書籍之美，以及藉悉彼邦尊崇盧氏的一斑，惟不知翻印時的情形如何；書中的註解有少數是參照原書，其他大半是依照拉羅士大辭典，以及其他書籍，因昔日有見於日本書以及內國近今譯著，常有記音無義之詞，頗感不便，纔想要除去這點小事，豈知這事給了我竟成了大事，有時因一字的來歷竟費去數月的時間，在識者固不值一笑。參考的譯本，恰於出國時帶有大杉榮君所譯的日文本，我得益於他這部書確實不少。我譯的方法，既非直譯，亦非義譯，因為我不敢說何為直譯與義譯的界說，設使絕對的字比字的直譯，那簡直不會

有義意的，直等於未譯；至於義譯，若謂不字比字的直譯，便可以中文的組織，能達出原文的意思，我不敢說，能辦得到。因為無論文言與白話，皆與歐文的組織有異，人事上的習慣風俗，舉動行爲，未而至於衣履色式，各不相類，加之，一言義譯，便是偏重中文文氣爲目標的，所以縱或弄得至好的，恐怕只能算是一種從原文上，略述大概的摘要而已。所以我此次的譯法，不願直譯與義譯的界說，只是儘可能做到的方法，逐句按照原文句法，湊成中文意思，存其相對的形義，說切實點，便是句法與文意，都求保其存真，譯文則力求其可懂，所以依嚴復先生的信達雅，勉強算是作了一點信達的功夫，至於雅字，無此本領，故未敢妄想。玄奘師的五不譯，我都轉而爲註了，就因力求其相對的存真。隋彥琮師的八備十條，除了第一備的誠心受法，志在益人，我卻變而爲滿心愛讀，志在求解。此外各備條皆不設資格，這種譯法，便是於信達的兩方面，皆力求其相對，所以就叫做相對的譯法。譯書的難處，我是承認，因爲古今中外，在譯著中能推得最好的本子，恐怕算是基督教的聖經了。豈知也有可笑的錯處（參看拉羅士大辭典）如創世記的第一章第二節的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拉丁文是：Et spiritus Dei ferabatur super aquas 其實 Spiritus Dei

是希伯來人說狂風的意思，所以照理當譯爲：「並且有狂風吹在水面上。」還有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節的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拉丁文是 *Facilius est Camelum per foramen acus transire, quam divitem intrare in regnum Caelorum* 這上的駱駝 (*Camelum*) 這個字，因爲從希臘文譯拉丁文的時候，將 *Kamtilos* (纜繩) 弄錯而爲 *Kamelos* (駱駝) 所以使得二千多年的基督徒，拿着駱駝當纜繩的聖經，竟一本正經的講教理。法英文本，都依拉丁本譯的，所以都錯了。中國譯聖經的原本定是英文本，因爲「上帝的國」是英文本的譯句，拉丁與法文皆是：「天國。」我說的雖近笑話，豈知當時七十位賢人費了多大的勁，還是會錯誤，說到這兒，我對於我自己的怕有錯誤的恐慌，也稍有了一點安慰。這次因無時間多修改，有錯處，等到能有再版機會時校正。不過，我最對讀者抱歉的，就是未能上下兩卷同時出版，雖然，此書在最初出世的時候，也是分期出的，其間隔了七年。所以我們也當牠在中國是重出世罷！

一九二五年譯者識於法國里昂

懺悔錄上卷

目次

上册

第一章	一七二二——一七一九	一
第二章	一七二八——一七三一	七四
第三章	一七二八——一七三一	一五〇

下册

第四章	一七三一——一七三二	一
第五章	一七三二——一七三六	七六
第六章	一七三六	一六五

第一章 一七二二——一七一九

我來作一件創舉，實言之，是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我現在要向大家發表出一個完全真實的人，那末，這個人呢，就是所謂我。

惟我自己，我才知道我的心，也才認識一切的人。我這個人，不是像我所見的人們那樣所成就的；我也敢相信，我不是成就來像生存着的人們一樣。縱或我數不上好，至少我是與衆不同。假使這個大自然把他造我出來的模型毀壞了，人們要判斷是好是壞，一定要把我這書讀過之後才行。

至於那最後審判的喇叭，任牠在何時響起，我是隨響隨到，把這本書拿在手裏，那時我就直供於無上的審判之前。我高聲的說道：『那，這些是我所作的，這些是我所想的，這就我所有的一切。』我說到壞的事好的事，皆用一樣的誠實，對於壞事既不包蔽，好事也不張揚；或者有時遇到